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二十六回 進讒言聘才酬宿怨 重國色華府購名花

話說華公子進城到得府時，已上燈好一會。到上房坐了一坐，華夫人問了些怡園光景，華公子略說了些，便叫兩個小丫鬟提了燈籠，走到星樓臥室來。只見燈光之下，照見那□婢，都著一色的白羅大綢衫子，頭上挽了麻姑髻兒，後頭仍拖著大辮子，當頭插一球素馨花，下截是青羅鑲花邊褲，微露紅蓮三寸。見了公子進來，都是笑盈盈的兩邊站立。華公子打量了一回，問道：「今日為何都改了裝？」內中有一個稟道：「今日奶奶到家廟觀音閣進香，叫奴才們改了裝，都跟出去的。」公子進來坐下，那□珠都是□五六歲，倒也生得大致相仿，都不差上下。明珠先送上一盞冰梅湯，掌珠拿了鵝毛扇，輕輕的打著。珍珠便上前與公子脫了靴，換上盤珠登雲履。荷珠與公子換了件輕紗衫子，都在兩旁站著。寶珠便道：「爺可曾用飯？可要吩咐內廚房預備什麼？」華公子道：「今日酒多了，覺得口渴。到定更後，你照著我前日開那防風粥的單子，配著那幾樣花露果粉，用文武火熬，一時二刻不可見著銅器，還是你親手做去，不要經那老婆子的手，齷齪齷齪的。此刻酷暑的天氣，本來是發散時候，防風露、薄荷露少用些，玫瑰露、香稻露、荷花露、桂花露多加些，茯苓粉、蓮子粉、瓊糜粉、燕窩粉都照單子上分兩。」寶珠答應了，便拉了畫珠同去，先將那些東西配定了，又取了一碗香稻米，拎了一瓶雪水出來，也不到廚房，就在公子臥房前，一個八角琉璃亭的廊簷下，生了一個銅爐的火，用個銀弔子，慢慢的熬起來。花珠亦在旁蹲著，拖下一條大紅繡子，一半在地，就道：「爺今日像醉了，只管打量我們。一個人無緣無故笑起來。」寶珠道：「我昨日聽得奶奶講，到秋天就要收你了。」花珠啐了一口道：「要收還先收你，你是個腦兒賽，又會巴結差使，只怕還等不到秋天呢！」寶珠用手一推，把花珠跌了一交，兩腳一叉，踢著了弔子，幾乎打翻，爬起來，按住了寶珠的肩頭，要想搬倒他，兩人笑做一團。

又見愛珠提了一盞絳紗燈走出來道：「差不多要定更了，此刻還要傳林珊枝進來呢！」寶珠問道：「叫林珊枝做什麼？」愛珠道：「我知道什麼事？自然是有要緊事了。」愛珠穿了木底小弓鞋，走快了，覺得咕咕咯咯的響。走到角門口，找著了管事的老婆子說了。老婆子又找了內管門，才到外間跟班房來，找著了林珊枝，便說：「爺叫你呢。」林珊枝正在院子乘涼，旁邊也站著兩個小公兒，裝煙打扇。珊枝只得穿上了長衫，拴了帶子，找個小明角燈點上，即隨了內管門的進來，直走到八角琉璃亭邊站住，見了愛珠等招呼了，問：「爺有什麼事？」

愛珠把絳紗燈提起，在珊枝臉上一照，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你把臉喝得紅紅兒的，上去准要碰釘子。」珊枝笑道：「我幾時喝酒？你那燈籠是紅的，映到人家臉上來，倒說我醉了。」愛珠也笑了一笑，就領了珊枝慢慢而行，進了內室，聽得公子正在與那些小丫鬟說笑。愛珠先進去。說：「珊枝來了！」公子即傳上來，珊枝在窗前站著，見公子盤腿坐在醉翁牀上，旁邊站著四珠。華公子見了珊枝便道：「你去請魏師爺到留青精舍裡來，我從這邊過去有話說。」珊枝回道：「已定過更了，東園門早上了鎖，就是三掌的總門了鎖了，沒有什麼要緊話，請爺明早講罷。況要開兩三重門，從東園去請來，差不多就二更了，只怕師爺們也要安歇了。」林珊枝知道找魏聘才定是件不要緊事，不過講今天看戲的話，便阻擋起來。華公子想了一想，果然沒有什麼要緊，也只得依了，便道：「既鎖了門，到明日也還不遲。」停了一停，又對珊枝道：「那個寶珠的戲，我倒是初見，倒不料他如此之妙，怎麼他們總不進府來？」珊枝道：

「每逢朔望，他們總清早來的，門上只道爺沒有起身，便擋住不叫進來。班子裡的人來請安，號簿上是不掛的。就是那個琴言，從前他師傅也領他來過，不過沒有進來。」華公子道：「那琴言是誰的徒弟？」珊枝道：「是長慶的徒弟。」公子道：「長慶，你的師傅也不是叫長慶嗎？」珊枝答應：「是。奴才本在聯錦班，後進登春的。」公子道：「為什麼要進登春呢？」珊枝道：「那長慶的脾氣不好，奴才傷觸了他，他因把奴才挑換了登春的繡芳。繡芳出了師，才買這琴言，不過半年多呢。」

公子道：「你瞧這琴言怎樣？」珊枝不言語。華公子又問了一遍，珊枝說道：「好是好的，也是徐二老爺鍾愛的，聽說外邊不肯應酬。」華公子道：「徐二老爺鍾愛的是袁寶珠，不愛他。」珊枝道：「聽見徐二老爺愛他與袁寶珠差不多。又聽得說，徐二老爺在他身上已花過好幾千銀子了。」華公子不語，少頃又說道：「前日我聽得魏師爺說起那琴言好得很，我卻今日才見。有個什麼梅少爺和他最好，徐二爺倒是假的。」珊枝道：「其中的細底，奴才也不知道，就是琴言也是今日才見的。」華公子又道：「你也是門內出身，你瞧今日合唱這一齣《尋夢》，到底是那個好？」珊枝想了一想，回道：「據奴才論戲，是要講神情做態。這兩個人相貌卻差不多，若論戲還是寶珠的唱得熟。琴言第一回尚有些夾生，第二回略好一點。」華公子點點頭，道：「那是他初學，寶珠是唱過兩三年，自然是熟極的了。據我看來，相貌還算琴言，身上像有仙骨，似乎與人不同。」珊枝低了頭不言語。

掌珠一面打扇，一面看著公子與珊枝講話，便心不在扇，一扇子扇脫了手，掉下地來，明珠嗤的一笑，掌珠紅了臉，慌忙撿起。華公子倒笑了，道：「你們難道沒有聽過戲，聽說到戲連心都沒有了。歇天我就叫那一班人進來唱一天，請奶奶聽，你們大家都托托福。」愛珠多嘴說道：「什麼好班子？難道比咱們府裡的還好嗎？」華公子笑道：「你們也是□個，叫你們扮生，他們扮旦，合串一齣，就知道人家的好處了。」愛珠等聽了紅了臉，低了頭說道：「我們是不會串的，要串戲有八齡班。」華公子笑道：「學就會了，女戲子也是常有的。」珊枝也笑了一笑，又站了一會，見公子沒有話說，也就出去，見那三四個，尚自圍在爐邊。珊枝又說了幾句話，出去了。這邊把那香粥熬好，又送上幾樣自製點心給公子吃了。乘了一回涼，華公子安寢，□珠各自回房。

到了明早，華公子到底尚為酒困，身子有些疲軟，早上就起得遲了。直到巳正方才起身，淨了臉，丫鬟替他梳了髮，穿好了衣裳。華夫人恐他酒後傷身，便叫小丫鬟送出一盞參湯，公子吃了。只見寶珠進來回道：「珊枝在外面請示爺，昨晚叫他去請魏師爺，今早要請不要請？」華公子略一躊躇道：「叫他去請魏師爺，到留青精舍吃早飯。」寶珠答應去了。華公子到上房，華夫人曉妝已完，丫鬟侍立兩旁。公子見夫人淡掃蛾眉，薄施脂粉，雙鬢膩綠，高髻盤雲，很有些那蘇蕙芳的相貌，便坐下了，講了些閒話，說在夫人房裡吃飯，把昨日看的戲一一講了，說八齡班萬不及一；又說夫人的相貌，像那個蕙芳。華夫人聽了，心中卻有些不悅，也不言語。他們夫妻本來琴瑟相和，極恩愛的。就是華公子心愛奢華，卻不淫蕩。華夫人幾次說要把花珠、寶珠收了，公子只是不要，說：

「一做了妾，倒無趣了。不如等他們伺候幾年，選幾個青年美貌的配他，是件極有功德的事。還有一句話，若是夫人生得平常，自然就要到姬妾身上來。如今夫人是這樣的好，姬妾們雖好，也是比不上的。譬如草木雜花，未嘗不嬌豔無比，單看時覺得很好，及種到牡丹臺上，不是效顰鄰女，就是婢學夫人，愈增羞澀之態。」華夫人聽了甚是喜歡，所以任憑華公子怎樣繁華奢侈，到絕不疑心有別樣事來。即如□珠群婢，天天鬧在一堆，也絕無妒忌。再如林珊枝、馮子佩等也不過形跡可疑，其實並無干涉，此也是各人情性，不比那奚□一等專講究這些事情，不在色之好歹。

且說華公子在夫人房內吃過飯，談談笑笑已過了午正，卻忘了魏聘才在留青精舍等他。卻說林珊枝去請魏聘才，聘才已起身多時，將要吃飯，忽聽得華公子請吃早飯，叫他到留青精舍去。聘才這一喜，倒像金殿傳臚一樣，疾忙穿了靴，換了一件新衣，拿把團扇，搖搖擺擺，也不及與張、顧二位說知，就同了珊枝出園，猶一路恭惟，或叫老珊，或稱老弟，挨肩擦背，好一回才到了留青精舍。因為奉命不遑，父召無諾的光景，所以也不看園中的景致，一徑進了留青精舍。見有四個小跟班廊簷下坐著，見了聘才站起來，珊枝問道：「可聽得爺就出來麼？」那些小跟班道：「沒有動靜，不知爺出來不出來。」珊枝道：「魏師爺且請坐一坐，我去打聽。」說罷去了。聘才遂細細的看那室中鋪設，正是華美無雙，一言難盡，比那西花廳更覺精緻。室中的窗子、欄杆、屏門等類，皆是工細鏤空山水，其人物用那些珍寶細細雕成嵌上，幾做了瑤楹玉棟。此係聘才第一回開眼。足足等了一個時辰，尚不見公子出來，跟班的送了幾回茶，把個聘才的腸子洗得精空，覺得響聲咕嚕如餓鴉的叫起來，無奈只得坐下老等。

這邊林珊枝在洗紅軒外邊等候，與那些□珠婢閒談，又不能上去請他。贈珠道：「我先到上房聽得說，爺與奶奶吃飯，兩人講

得熱鬧，只怕不出來了。」珊枝道：「這怎麼好呢？一早把個魏師爺請在留青精舍裡，等到此刻，一個多時辰，我也覺得餓了。你們吃過早飯麼？」明珠道：「我們是早吃過了，吃剩的東西倒有，你不嫌髒，就吃了飯去，要等他出來不曉什麼時候呢！」珊枝說道：「好說，姐姐吃剩的菜，只怕我還沒有這福分呢。肯賞我，還敢嫌髒麼。」愛珠道：「會說話，我瞧你眼也餓花了。」就同珊枝到一間屋子來。夏天是不用熱的，葷葷素素菜都有，珊枝吃了，擦擦手，仍坐下與那些丫鬟頑笑，只見華公子出來。看看已到未正，珊枝道：「這怎麼好，到底出來不出來？叫人家等著。愛姐姐請你去說一聲，說魏師爺還在留青舍等著呢。」愛珠道：「我不會回，要回你自去回。」珊枝道：「好姐姐，我若進得去還求你？」又遲延了一回，愛珠故意刁難，倒是荷珠做好人進去了。半個時辰始聽腳步響，是公子出來。原來華公子與華夫人說得高興，忽然疲倦，就在他夫人牀上躺了一回，卻誰敢去驚動他，直到醒時已是未末。

適見荷珠來問，華公子想起早上之約，已經遲了，只好吃晚飯的了，便就從側邊一個角門走出去，卻只與留青舍隔一個院子。

珊枝疾忙先去照應了，聘才連忙走出到窗前，華公子已到，聘才便請了一個安。華公子一手拉住說道：「本約足下早上過來談談，不料我昨日多吃了酒，今日起來又睡著了，倒叫你久待，可曾用過早飯麼？」聘才只得說吃過了。倒是珊枝見聘才餓了半日，心中不忍，說道：「師爺從已初進來到此刻，只怕還沒有吃早飯呢！」華公子便說珊枝道：「你們所管何事，連飯都不會招呼的。」珊枝道：「奴才也是已初進來，在裡頭等的。」華公子便吩咐快備點心來，珊枝飛跑去了。不一回就是八樣精緻點心，擺了一炕桌。華公子就讓聘才吃了，即把昨日□旦出場，又將琴、寶合唱《尋夢》，與聘才說了。又道：

「我倒費了多少心，買得八個，湊成一班，只想可以壓倒外邊，誰曉得倒被外邊壓倒了。你可曾見過他們的戲麼？」聘才聽此口風，便迎合上來，說道：「見過的。公子若要壓倒外邊，這也不難，好花不在多，就揀頂好的買幾個進來，就可以了。」心上又想到：「他倒中意琴言這東西，殊不知他心上只想著梅庚香，未必想到你。」又想到：「這琴言或者倒是勢利的心腸，所以看不起我。若到這府裡，自然會改變的。無論其改變不改變，既進了府，此生就不要想見庚香的面了。」再又想到：「琴言這等古怪脾氣，此刻華公子是不知道，若長久了，是必定厭惡的。讓我弄他進來，叫他受兩年苦，方可以出我之氣。」主意定了，便又說道：「公子何不將寶珠、琴言買了進來？配上府裡這八個，也成□個了，不是就比外邊的班子好麼？」

華公子道：「我聞得這兩個都是度香所愛，不好去奪他。」聘才道：「度香所愛的是寶珠，琴言不是真喜歡的。公子若當真喜歡他，晚生倒認識，而且常照顧他。他的師傅叫長慶，最愛的是錢，聽得公子要，必□分巴結，送上門來的。」華公子倒躊躇不定，心上總礙著徐子雲，又因琴言進來，也只得九人，寶珠是斷乎不能買的，因此猶豫。聘才再三解說，竭力懇懇，才把華公子說動了，便道：「你明日且先去，看看可行則行，如他們不願，也就罷了。就買進來，也是落人之後，已輸度香一著了。」這是華公子的好勝脾氣，似乎怕人說他剿襲度香之意。於是即與聘才同吃了晚飯，席間聘才又把琴言情性才藝，講得個錦上添花，又將琪官也保舉了一番，直到定更後才散。

明日早飯後，聘才帶了四兒，坐了大鞍車，即出城找著了葉茂林，茂林就搭了聘才的車到長慶處來。劈面遇見了張仲雨，兩邊停了車，茂林讓過一邊，等聘才出來說話。仲雨問起聘才，聘才把華公子托他之事說了。仲雨道：「怪不得他前天如此高興，總賞了一百多金子，又將自己的玉佩，給了琴言、寶珠。」

說到此，便湊著聘才耳邊說了好些，葉茂林聽不清楚，只見聘才點頭說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，進來了還由得他？」又說了幾句別的事，各人分道走了。

到了琴言門口，葉茂林先下來，同了聘才進內。恰好長慶在家，請進坐了。長慶打量了聘才一回，又因是葉茂林同來，便當是不要緊人，淡淡招呼了幾句。茂林道：「這位魏師老爺，是華公府的師老爺，與公子是最相好的，聞你的大名，特來相訪。還有一句話要商量。」長慶聽了，登時滿面添花的趨奉起來，師老爺長，師老爺短，看聘才是個聰明伶俐人，便極意應酬，說道：「華公子待我最在恩的，況且我有兩個徒弟在府裡，公子的恩典真是天高地厚，說不盡的。」吃了杯茶，又說些話，長慶便把煙燈開了出來，請聘才、藏林躺臥。茂林道：「我是不吃的，倒是你陪著魏師老爺躺臥，而且說話便當。」聘才道：「我也是初學不會燒。」長慶便燒了一口上好了，送與聘才，聘才吃了仍把煙槍遞過來，說道：「我是外行，不回敬了。」聘才便問起琴言近日光景，長慶道：「這孩子卻好，人也聰明。前日在徐二老爺園裡唱戲，就是賈東公子，賞了□個金銀子，重□四兩有餘，算起來值七百來吊錢。徐老爺又自己賞了好些東西。公子還把自己的荷包別子也賞了他，這塊玉的顏色，是黃而帶紅，我不懂得，請教德古齋的沙回子，他說也值二百弔。你能瞧瞧，不是孩子會巴結，討喜歡，怎得人這麼疼他。」

說罷又送了一口來，聘才接了又道：「今日我就為這件事和你商量。昨日我們東家，見了他那齣《尋夢》，愛得不得了，回去贊了一天。意欲要他進府裡去，不曉得你捨得捨不得？」

長慶聽了，想了一想道：「師老爺，不是我不受抬舉，實在孩子怪可憐的。是去年□月才到京，我買了他，一教就會，模樣兒也好，差不多最有名的蕙芳、寶珠，也趕不上他。你能猜：

從去年□二月初一上臺，到如今才七個月，別處不用說，單是徐二老爺就花得不少。」說道此，便伸著手道：「有這許多。就是我的空子大，隨到隨消。你瞧我一家子大大小小□餘口，如今就靠著他。不瞞師老爺說，若叫他進府裡去，他是好了，我就苦了。況且才□五歲，到出師還有五年，怕不替我掙個幾萬銀子，你想叫我如何捨得？他不比那個林珊枝，從前他性氣又不好，油餅也吃多了，到常要惱我，所以我把他換了登春班的繡芳。繡芳出師，就得了八千弔，人人知道的。如今這琴言比繡芳又強了幾倍。師老爺求你對公子說，長慶如今就剩這一個好徒弟，要靠他一輩子過活。其餘幾個小孩子，都是不中用的，倒陪錢做衣服。一月內陪了三五天酒，還要生出事來。」聘才正要回言，葉茂林笑迷迷，拈著鬍子講道：「老慶，事情是好商量的。華公子行事，難道你不知道？人家要巴結進去也難，他來找你，就是你的造化，如中了意，不要說你一輩子，就兩輩子也不難。將來你也進府，巴結個執事，賞個□幾品的官銜，好不體面，不強如吃這戲飯麼？」聘才道：「嗑！葉先生的話講得痛快。你想見一面就賞這許多金子，若認真要他進去，難道倒苦你不成？總叫你夠過一輩子就是了。橫豎將來總要出師的，早出師自然就多些，遲出師也就少了。況□四五歲的孩子，也拿不穩不變，一二年發身的時候，要變壞也就變了，又將如何呢？你不是白丟了幾千銀子了。我勸你細細想一想，你有什麼話總好商量，斷不叫你受委屈就是了。」長慶一面聽，一面吃了□幾口煙，坐起來道：「話也說得是，再商量罷。我也要問問他願不願。」聘才笑道：「老慶，明人不講暗話。你那琴言的脾氣我全知道，除了徐老爺，還有那個人喜歡他？他又肯應酬那一個？若再把徐老爺得罪了...」說到此冷笑一聲，又道：「那時你還想靠他一輩子？他只好靠你一輩子了，難道你在家裡，倒不曉得他從前為什麼病？他就為著梅少爺，大家講得來。陪酒時有梅少爺就喜歡，沒有梅少爺就煩惱，一說就哭，人人厭他，你真不知道？不過你不肯講，自然顧著自己徒弟的體面，講出來也不好聽。他若要靠梅少爺發跡，那就要公雞生蛋了。你細細想想，我這話還是好話，還是不好話？」長慶原嫌琴言性情不好，不過要增身價。如今被聘才說著了真病，也不能辯，便道：「這孩子的性子呢，卻也倔強，你能既知道，你就是盞玻璃燈了。但是一句話，無論他怎樣，我總靠著他。若叫我算不來，事情是不幹的。」葉茂林道：「你儘管放心，這位師老爺，最體量人，辦事最周到的。」便扯了長慶到窗前，低低的說道：「你開個價兒，好等魏師爺回去說。」長慶一想華公子是個出名的冤大頭，要多少就是多少，總然講不出口要一萬銀子，但是五六千總可以要得出來的，便對葉茂林道：「你知道他半年的工夫，就掙了一萬多，你算起五年的賬，叫我也難講，橫豎請華公子斟酌就是了。」葉茂林即說與聘才，聘才搖搖頭道：「這話難講，一個男孩子，要賣上萬銀子，又不是出奇寶貝，據我看來，四五千是可以的。」茂林道：「也就是個數兒。別的相公出師，至多也不過三四千吊錢，核起來已兩倍有餘了。」長慶只是搖頭，半晌說道：「若如此講，這是斷不能違命的。況且他進來才半年，無論錢多錢少，我心上實在捨不得他，我本是不願叫他出去的。」說著把手擦起眼睛，裝做哭了。聘才暗想道：「這東西狡猾已極，怎麼開出這個大身價來，叫我怎樣對華公子講。他雖不疑心，旁人必疑我從中作

弊了。這個混帳東西，不拿大話壓他，必是講不成的。」便裝起怒容，站了起來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等你去發大財罷，我倒有心照應你，你倒不懂好歹。不要歇幾天，你自己送上門來，那就一錢不值了。」說罷，即氣忿忿的走出去。

葉茂林目視長慶，長慶見他生氣，便陪著笑道：「師老爺不要動氣，請坐，再商量。」聘才道：「商量什麼？我也沒有這麼大工夫講這些空頭話。葉先生你坐坐罷，我要走了。」說罷一徑出來，葉茂林跟在後頭，拉住了聘才，聘才低低的說道：

「我在六合館等你。」故意灑脫手，頭也不回，上車去了。長慶要送也來不及，只得邀了茂林，再進屋子。茂林道：

「他一怒去了，你有話可以對我直講。這華公子是得罪不得的，魏師爺進府，一路混說，必要鬧出事來，那時怎麼好呢？」長慶道：「並不是我不知進退，實在我這棵搖錢樹，捨不得他，我也要問問他願不願，歇兩天再給你信。求你先替我說兩句好話，回復他，成不成再說罷。」葉茂林聽得口風不甚鬆動，也只好上車去了。辭了出來，找到了聘才，將長慶的話一字不隱，全說了。聘才無可奈何，只得回去叫林珊枝回了，說沒有找著長慶，遲日再去。不知琴言禍福如何，再聽下回分解。